

文

選

旁

證

文選旁證卷第三十四

長樂梁章鉅撰

卷四十一 答蘇武書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良注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
答按此注是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謂出李陵
別傳而劉子元蘇子瞻乃疑爲齊梁人僞作誤矣藝文類聚
卷三十載李陵與蘇武書云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
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
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
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
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
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

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
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
達按此所載恐非全文文選本篇注尙有李陵前與蘇子卿
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
故且屈而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
之明也又本書西征賦注及責躬詩注並引李陵與蘇武書
云言爲瑕穢動增泥滓又責躬詩注及燕然山銘注並引李
陵與蘇武書云雷鼓動天朱旗翳日又張茂先詩注繁休伯
牋注並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搢未有
如子卿者也又孫子荆書注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陵當謂單
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此皆藝
文類聚所未收惟郭有道碑文注引李陵書曰策名於清時

則書字爲詩字之誤此五字見古文苑所載李陵錄別詩第

六首之末句

萬福衡表注引作詩尙不誤

藝文類聚卷三十八載蘇武報

李陵書云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孽豺
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歎朝
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
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
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消其慮也迫以白
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同期誓於
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
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
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
捐功名雖尙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

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
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
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
依謹奉答報並還所贈按本書答盧諶詩注邱希範書注三
國名臣序贊注並引蘇武答李陵書云每念足下才爲世生
器爲時出云云卽此書也又海賦注引蘇武答李陵書云雖
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又博奕論注
引蘇武答李陵書云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又北堂書鈔卷
一百十七引蘇武答李陵書云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
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又太平御覽卷九
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云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

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以遲糧託景風以餉軍哉又本
晉張景陽雜詩注引蘇武書云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
子於其國也愴愴傷於心亦皆藝文類聚所未收林先生曰
唐人省試詩題有李都尉重陽曰得蘇屬國書其事他書所
不載未知卽所答之書否也

子卿足下 先太常公曰太平御覽引異苑云介之推逃祿隱
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屋舍樓割股之功俯視
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利疑起於此

注綠幃傳韞注曰 袁本無韞注二字此尤本校補胡公攷異
曰依顏注訂之當脫韞韞昭三字尤所補未是

邊士慘裂 西京賦注引裂作烈

注說文作葭 今說文筭字下無通葭之訓

注毛詩曰駟駟牧馬

詩魯頌駟駟牧馬正義云駟駟然腹幹

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牧放之牧

故每攘臂忍辱

六臣本無每字

出天漢之外

六臣本天漢作大漢

注

說文作戢戢勝也此堪是地名

今說文戢殺也引詩西伯

旣戢黎文戢刺也又土部堪字訓地突也

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翁先生曰李陵答蘇武

書後人謂非陵作又云馬遷代作今按其文排蕩感慨與西

京風氣迥別是固不待言抑又有說者中間一段叙戰事極

詳按武在匈奴十九年常與陵往來其敗其降先後原委豈

有不洞然胸中者乃必待前書未盡始復暢所懷乎陵在匈

奴雖痛漢之負已然觀其與武飲酒自謂罪通於天及置酒
賀武惟自痛不能類武比立政等至匈奴招陵陵止以再辱
爲懼未有它語豈在匈奴時反無一語及漢之過而於書中
必相責望耶且陵卽怨漢不過及武帝一身與諸帝何與而
乃稱引韓彭諸往事雖當盛怒然亦曾臣漢何至絕棄一至
於此乎揣陵之心其將欲以此連子卿之禍歟况漢之族陵
家本以陵教單于爲兵備漢故耳非因其降也今謂厚誅陵
以不死亦與本事相乖此時田千秋爲丞相桑宏羊爲御史
大夫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霍與上官故善陵烏睹所謂妨
功害能之臣蓋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廟廟宰者哉
况武與陵稱風善楊惲以南山詩句貽孫會宗遂至大戮而
會宗亦坐免官今連篇怨望萬里相贈其誰不知幼主在上

可爲寒心武獨不一思乎是此書必不作於西漢若作於西漢時吾知子卿得書且救之水火泯其蹤跡必不傳至今日矣第前後布置於當日情事段段取用此正作者善以假爲真處故自昭明選後鮮不以爲陵作而卒難欺諸千百年後也至以此爲司馬代之辨白此又非也子長於陵事於任益州一書痛自稱述不必再爲剖白况被刑以後此事亦不復深言作李陵傳帥帥點次便止今復撰此書其意何居將示時人乎則一之爲甚不得復自招尤將示後人乎取擬筆之書貽之千百年後信不信未可知何益之有或云六朝高手所爲想是明眼也

步卒五千 史記李陵傳云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又云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然

則此步卒卽丹陽楚人茅氏埶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以橫挑疆胡何哉

五將失道

注

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

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也按此自指別軍之將汪氏師韓曰步卒五千卽當有五將未必卽指李廣利公孫敖等人

徒首奮呼

孫氏志祖曰首當作手按古文以首爲手見儀禮

大射儀士喪禮各注莊子釋文亦曰首本作手爾雅暴虎徒

搏疏無兵空手搏之卽徒手之謂李注無復甲冑云云似不

得其解

而執事者云云

注

謂漢朝執事之人也孫氏志祖曰執事謂

蘇武也張氏雲璈曰此書稱足下稱子卿無緣又稱執事自

以原注爲是

子曰申生虛死

陳校子下添犯字各本皆脫

注遷處蜀道著青衣

陳校去著字各本皆衍

注說文曰菹肉醬也

段曰菹當作醢

注更侵之益怒

六臣本怒作急是也他本皆誤

注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姜氏臬曰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孟子五百年生一賢其間必

有名世者與此相似而此節周氏廣業孟子四考翟氏灝四

書考異均未採及

注二子謂范蠡與沫也

容齋續筆云二子謂上文賈誼亞父

還舉猶往事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注

論語曰德不孤

學林二引五臣注云

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蓋孤者不報之義
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注孤負也蜀志先主傳曰常恐
殞沒孤負國恩是也此注引論語德不孤似未協凌氏稚隆
曰李陵憤軍降虜罪固莫逃然漢亦不能無失焉惡陵不鄉
貳師而僅與步兵五千人一也疑陵悔不欲行而反止迎軍
之路博德二也既知博德姦詐坐令陵敗而釋之不治三也
誤信公孫敖之言而遂誅其母弟妻子四也然則陵之敗漢
誤之也陵無還心漢激之也疇謂陵獨負漢乎哉

注顯居臣土

何校顯收顧陳同名本皆誤

報任少卿書

注

爲衛將軍

何校軍下添舍人二字陳同見史記任安本傳

各本皆脫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注

太史公遷父談也

孫氏志

祖曰漢書司馬遷傳無此十二字刊誤補遺云蓋得其本文如此遷被刑後乃有此書其父談死久矣知太史公自謂也牛馬走當作先馬走淮南書曰越王勾踐親執戈爲王先馬走國語亦曰勾踐親執戈爲吳王先馬周官太僕王出入則前驅注如今導引子長自謂先馬走者以史官中書令在導引之列耳故又云幸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百官表有太子先馬蓋亦前驅之稱

最者尋賜書

六臣本賜書作書賜

教以順於接物

漢書順作順

意氣慙慙懇懇

六臣本作慙慙懇懇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六臣本校云而用善作用

而是也用字斷句而字下屬漢書已有明文李當與之同
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漢書此
作是無第二僕字無之字六臣本罷作疲

是以獨悒鬱而與誰語 六臣本無以字與誰作誰與漢書作
是以悒鬱而無誰語師古曰言無知心之人誰可告語
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 漢書無

兩者字矣字

^注晉陽之孫 胡公攷異曰晉下當有畢字各本皆脫

適足以見笑 漢書見作發

^注點辱也 漢書注點汙也本書補亡詩莫之點辱注點與玷

古字通廣雅釋詁三亦云點汙也

^注若煩務也 陳校若改苦見漢書顏注引各本皆誤

得竭志意 漢書志作指尤本作至誤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余曰史記太子有兵事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下安吏誅死

涉旬月廼季冬 六臣本無月字林先生曰漢獄踰冬便得減死廼季冬者恐其當決不得免也

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 漢書上下重上字無爲字上雍漢書注亦未詳釋案漢書征和元年巫蠱起二年七月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則任安之下吏亦是時也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故書曰從上上雍也史記武紀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封禪書云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是也

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漢書無久字爲字

智之符也 又義之表也 漢書符作府表作符五臣符亦作府

翰注府聚也與師古說合

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漢書無而字六臣本矣作也

誦莫大於官刑 漢書誦上有而字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注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

未詳 六臣本昔下有者字漢書無同字汪氏師韓曰史記孔

子始至衛卽適陳後又至衛過宋適陳論語衛靈公問陳明

日遂行在陳絕糧孔子三至衛皆適陳其見南子在畏匡還

衛之後時去適宋又去適陳家語所云適曹恐是適宋之誤

司馬書固無誤也

同子驂乘

注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史記趙

世家趙談傳並改爲同高祖功臣表新陽侯呂談王子表用
侯劉談並作譚字皆避父諱然亦有不避者如晉世家中再
見惠伯談李期傳中再見韓談司馬相如傳因斯以談滑稽
傳談言微中又各未避則疑爲後人追改耳

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

六臣本及漢書無以字漢書無有字而字況下無於字

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漢書無

廷字六臣本豪上有之字

注

史記履貂曰

履貂卽勃鞞後漢書宦者傳論作勃貂章懷

注勃貂卽寺人披本書宦者傳論注云史記以勃鞞爲履貂

與此注合而今史記實不作履貂殆所見本異也今史記作

勃鞞又作履鞞宋庠國語補音勃鞞官名蓋勃鞞若周官鞞
履氏之職勃鞞履鞞履鞞皆官號之異鞞卽革履貂是皮履
勃說文訓排則取排比之義耳

得待罪輦轂下

漢書節古注云言侍從天子之車輿

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六臣本無又字漢書亦無又

字野戰作戰野

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又可見如此乎

漢書積日累勞作累日

積勞如作於

嚮者僕常厠下大夫之列

漢書僕下有亦字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

六臣本陪下有奉字綱維作

維綱漢書同

注外廷卽今僕射外朝也

姜氏臯曰以唐制爲比故曰今周

禮朔士掌外朝之灋疏今司徒府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

外朝哉王伯厚漢制考云疏舉漢法以况義也注例本此

僕少負不羈之行漢書行作才

使得奏薄技又亡室家之業漢書奏作奉亡作忘

注毛詩曰藹藹多士媚於天子此節引詩卷阿語

俱居門下翰注謂同爲侍中官

素非能相善也又接慇懃之餘懼漢書無能字餘字

自守奇士漢書無守字

隨而媒孽其短五臣孽作孽翰注孽生也漢書李陵傳作孽

孟康曰媒酒醪也孽麴也謂釀成其罪也

仰億萬之師漢書仰作卬

注說文曰挑相呼也今說文手部挑撓也一曰揲也又言部

訛相呼誘也疑此注引言部文而有脫誤

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五臣無半字向注可證漢書無有字
半字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

乃悉徵其左右賢王漢書無其字

轉鬪千里林先生曰漢書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里
至浚稽山與單于值且戰且引南行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
未至鞬汗山所謂轉鬪千里也

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又躬自流涕六臣本陵上有李字

士下有卒字漢書亦有李字無自字

更張空拳六臣本無更字漢書亦無更字拳作拳說詳下

注說文曰頽洗面也今說文沫洒面也重文作頽而此引作

頽所據說文本異也說見前七發

顏師古曰弩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胡公攷異曰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說乃解爲弩字所以兼載異讀下李奇語卽顏所引當作弩不當作拳漢書注可證案宋楊伯崑臆乘亦以師古張空弩之說爲長然左氏桓六年傳注張自後大也北史辛雄傳云軍威必張唐書劉仁軌傳戰勝之日開張形勢所用張字皆振奮之義要卽振臂一呼之狀且李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首卽徒手旣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弩弓解考周官六弓六弩弓弩並用玉海載漢制弩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史記謂陵帥射士五千人漢書謂陵將荆楚勇士奇材劍客而彊弩都尉路博德蓋爲後距則五千人非弩將可知况是時死

傷畧盡所未死者豈皆習弩而有空弩可張者乎竊謂國語
已有拳勇股肱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後
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北齊書神武帝紀
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凡皆言拳非言弩至隋書
達奚長儒傳云戰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
骨云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證軍中未始無用拳者李前注言
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情狀正相同也

北嚮爭死敵者 漢書嚮作首無者字

見主上慘愴恒悼 漢書愴作懷

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六臣本校云人下善
無之字漢書古下無之字不下無能字

而報於漢

又

亦足以暴於天下矣

又

推言陵之功

又

明主不曉

又家貧貨賂漢書報下無於字無矣字之字曉上有深字貨作財

塞眚眦之辭漢書師古注云眚眦舉目眚也猶言顧瞻之頃也按此說恐非陳曰卽上文所謂媒蘖其短史記范雎傳索隱曰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是也塞者乃間執讒慝之意
注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此與本書文賦注所引相同而彼注拳拳下有服膺二字說見前

交游莫救六臣本救下有視字

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漢書真作正乎作耶而僕又何之蠶室
漢書何之作葺以學林云蘇林注曰葺次也若人相何次師古以蘇說爲非曰葺音人勇反推也推置蠶室之中然文選作何如淳亦訓何爲次案爾雅何貳也郭

注卽次爲副貳說文卽次也次音義同然則從相次之說爲長林先生曰王氏學林謂遷坐舉李陵而下蠶室罪與刑頗不相及案衛宏漢官舊儀所云實武帝以其作景武二紀多謗訕故加以私憤之刑

注蘇林曰景紀作密室廣大如蠶室 按後漢書光武紀注云宮刑獄名刑者畏風須暖蓄火如蠶室因名

注以爲置蠶宮今承 陳校今承改令丞各本皆誤重爲天下觀笑 林先生曰漢書上族陵家隴西士大夫以李

氏爲媿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五臣先下有人字向注可證漢書有人字六臣本剖上有所字

倡優所畜 又何以異 漢書所畜作畜之無以字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 六臣本世下有俗字與能作能與者
下有次比二字漢書但有比字王氏念孫曰比字後人所加
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
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
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
相比或五臣所見本已有比字乎

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漢書無也字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 六臣本漢書死字重或作有

其次詘體受辱

又

其次剔毛髮

又

斷肢體

六臣本詘作屈漢

書剔作髡肢作支六臣本亦作支姜氏舉曰漢文帝除肉刑
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當卽史公所本

不可不勉勵也

又

猛虎在深山

又

及在檻穿之中

漢書無勉

字在作處及下有其字檻罪作罪檻

積威約之漸也 五臣威作畏翰注可證

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 漢書故下有

士字無兩可字六臣本有士字

視徒隸則正惕息 及以至是 漢書正作心是作此孫氏志

祖曰正是心字之誤呂延濟正容強解也

拘於羑里 又具於五臣 又南面稱孤 漢書無兩於字羑作牖

面作鄉師古曰鄉讀曰嚮

注 西伯積善德 尤本善下有累字是也

注 陳兵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 案漢書韓信傳有

變上無人字上聞患之作書聞上患之

繫獄抵罪 又囚於請室 漢書抵作具六臣本請作清

衣赭衣 五臣赭下無衣字鈐注可證漢書亦無

灌夫受辱於居室 漢書無於字

莊會孺有服 又長史曰 何校孺上添仲字長上添名字

不能引決自裁 又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漢

書裁並作財夫作且以作已遲作夷六臣本無自字

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 六臣本無於字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 又乃有所不得已也 又念父母 又早失

父母 六臣本無情字漢書無所字上父母二字作親戚下父

母二字作二親

僕雖怯懦欲苟活 又何至自沉溺縲繼之辱哉 漢書懦作奕

沈作湛縲作累六臣本繼作縲

莊敗敵所破虜 又羌人以婢為妻 又男而歸婢 又女而歸奴

胡公攷異曰破當作被羗當作善陳校歸婢改作孀婢歸奴
改作婦奴是也各本皆誤

况僕之不得已乎又幽於糞土之中又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

於後世也漢書况下有若字幽作函無於字陋字後下無
世字六臣本函作函下亦無於字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六臣本無名字摩作磨

唯侗儻非常人之稱焉漢書侗作倅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六臣本及漢書文王並作西伯

注爲楚懷王左司徒陳校去司字蓋據今本史記

注莫爲王也陳校爲上添能字去王字亦據今本史記也胡

公考異曰或王當作之而各本皆譌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注失明未詳以國語爲左邱明作實始

於此漢書藝文志因之司馬遷傳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書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後漢書班彪傳載彪語亦同惟左傳哀十三年疏引傳元語困學紀聞六引劉炫語始疑國語非邱明作按傳元劉炫之說今本傳子及規過皆未載近馬氏驪作左邱明小傳亦不詳失明之事前明高啟大全集病目止酒詩有恐學左邱盲之句當亦本此無他證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 齊氏召南曰呂覽爲不韋相秦曰著韓非書亦在游秦之前此處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而著書已傳當世下文爲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左邱孫子也案史記云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忌刊一字購以千金故孫氏志祖

云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巡蜀之後方始傳云

注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 胡公攷異曰覽下常有六論

二字三當作二各本皆有脫誤姜氏舉曰高誘呂氏春秋序云乃集儒書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史記本傳則云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也司馬索隱亦云二十餘萬言惟云三十餘卷則與庾仲容子鈔直錄書錄解題所云三十六卷者其誤同也

注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梁氏玉繩曰太平御覽八百九

卷引史記同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呂不韋撰春秋成勝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

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又此人皆意有鬱結 漢書底作

氏六臣本及漢書聖賢並作賢聖有下並有所字

乃如左邱無目又退而論書策 六臣本乃作及漢書亦作及邱下有明字無而字王氏念孫曰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

僕竊不遜 張氏雲璈曰猶言不自謙遜也注引論語恐非累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 六臣本無行字漢書作者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無綜其終始四字上計軒轅至列傳七十 漢書無此二十六字案傳因複自序而刪之耳當各依本書

亦欲以完天人之際 五臣人作地向注可證

會遭此禍又已就極刑又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 漢書會遭作適會漢書及六臣本已就並作是以就以著並作已著諸並作之

僕以口語 五臣口作此翰注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姜氏舉曰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是口語口字不當從五臣作此

遇此禍 大臣本漢書遇下並有通字

重爲鄉黨所笑 又復上父母邱墓乎 漢書所下有戮字五臣

亦有戮字翰注戮辱也漢書及六臣本母下並有之字

出則不知其所往 漢書其所作所如

得自引於深藏巖穴耶 又故且從俗浮沉 六臣本無於字

漢書於字在藏字下沉作湛

注 吾聞之於政也 何校政改故各本皆誤

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 漢書私上有之字心作指無刺字六

臣本無與字蓋傳寫脫

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漢書琢作瑑飾作解

適足取辱耳又累陳固陋六臣本漢書適並作祇累上並有

故字漢書無足字

報孫會宗書

注漢書云楊惲至惲乃作此書報之胡公攷異曰此一節注

當有誤如本傳惲自以兄忠任爲郎補常侍騎則云以才能

稱譽者決非善引漢書矣漢書云家居此云遂卽歸家閑居

殊不成語必各本皆失其舊也

惲材朽行穢六臣本作材行朽穢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金氏姓曰惲父敞爲丞相封安平

侯按本書報任少卿書云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

不深惟其終始六臣本無不字

則若逆指而文過 漢書楊敞傳無則字

默而自守 五臣自守作息乎翰注可證漢書同

總領從官 金氏姓曰栢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栢梁臺師
前爲光祿勳也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 尤本脫同心二字

不素食兮 姜氏舉曰詩伐檀一作素餐一作素殮班馬字

類云漢書高后紀賜餐錢奉邑師古曰餐殮同一字耳王莽

傳設殮粥師古曰古食字韓信傳令其裨將傳餐史記餐則

作殮然則餐殮殮三字皆同惟釋文餐殮音義自別說文殮

舖也餐吞也段氏玉裁云殮與餐其音異其義異自鄭風釋

文音義誤認餐爲殮字而集韻類篇竟謂餐殮一字矣

遂遭變故 漢書遂遭作遭遇

豈得全其首領 六臣本漢書並作豈意得全首領

竊自念過已大矣 六臣本漢書念上並有思字

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 六臣本爲上有以字無也字

聖人弗禁 又送其終也 六臣本弗作不無也字

注風俗通禮傳曰 通下當有引字或曰字見風俗通祀典引

禮傳也

雅善鼓琴 六臣及漢書琴並作瑟是也

仰天撫缶而呼嗚嗚 漢書撫作拊嗚嗚作烏烏

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濟注憚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

日食之變人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

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

注而遇民亂也 陳校民改昏各本皆誤

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遂什一之利 六臣本祿作力無方
字按漢書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
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
餘萬皆以分施所謂有餘祿也以輕財好義如彼而復遂什
一之利似前後之不侔然此但欲用庶人之事以距會宗也
觀下文可知

注爲衆惡毀所舉 何校舉改歸陳同各本皆誤

卿大夫之意也 六臣本無卿字漢書無之字

稟然皆有節槩 六臣本稟作凜良注凜然高遠貌也漢書作

漂師古曰漂然高遠意音匹遙反此尤本改稟非

昆夷舊壤 六臣本漢書夷並作戎

注毛詩曰 陳校詩下添序字各本皆脫

論盛孝章書

注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 胡公考異
曰此書當在後下與彭寵書當在前今乃季漢之文越居建
武以上必非善舊甚明卷首子曰亦然

注由是徵爲都尉 何校爲下添騎字各本皆脫
注人誰不安 胡公攷異曰不當作獲各本皆誤

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 六臣本無有字存作在

注樂爾妻孥 詩常棣禮中庸皆作帑帑妻子也左氏文六年
傳注帑子也襄十四年傳注湯誓孥戮史記股本紀作帑僇
也惟釋文帑本又作孥

此子不得永年矣 六臣本得下有復字

而身不免於幽繫 又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 六臣本繫作

執吾上有是字

友道可宏矣

又

或能譏評孝章

六臣本矣作也評作平

注

此其所以伐殷王

陳校伐改代各本皆誤

注

買死馬之首

戰國策燕策首作骨按此節尙多異文

正之術

六臣本重之字是也此但傳寫脫

注

韓詩外傳曰蓋胥

至

君不好也

今韓詩外傳六蓋作盍下

曰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

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

故樂毅自魏往

說苑君道篇作樂毅聞之從趙歸燕餘字句

亦較異大事記解題同燕策鵠冠子博選篇亦引作隗言

注

臨難而王不拯

五臣難作溺濟注可證毛本據之改溺非

注

民悅而歸之

又

而王征之

今孟子作民之悅之又作王往

而征之

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 六臣本無復字義下有也字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注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 惠氏棟曰世系云朱氏出自曹

姓周武王封于邾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朱氏出居沛國相

縣前漢大司馬長史翊生浮

注漁陽太守 何校守下添彭寵二字陳同各本皆脫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 六臣本順作慎

注既而太叔令西鄙 又不義不昵 今左氏隱元年傳令作命

昵作昵

注陳遵劉竦 陳校劉改張各本皆誤

而爲滅族之計乎 六臣本後漢書朱浮傳滅族並作族滅

任以威武

後漢書注光武賜龍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

注媵母未詳

後漢書注亦曰未詳

何以施眉目

六臣本後漢書並無以字

舉盾建功

五臣盾作措銳注可證後漢書亦作措

捐傳葉之慶祚

後漢書葉作世

若以子之功高

六臣本後漢書並無高字

注白頭豕未詳

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漢記卽此書語

多歷年所

又

自捐盛時

後漢書所作世捐作損

內聽嬌婦之失計

六臣本後漢書嬌並作驕是也

注

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氏後漢書有此一句

何校

云改無陳同胡公攷異曰何陳所校並非一當作二各本皆

誤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者謂正文二句本或作如此一句

今後漢書有此二句者謂其與或本云者不合而與正文合也正文不云永爲羣后惡法不得如何陳所改甚明

勿以前事自疑 後漢書疑作誤

顧老母少弟 六臣本後漢書少並作幼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注如陳琳所叙爲也 何校如改知陳同各本皆誤

情發意著 六臣本發作侈

辭多不可一一 六臣本一一作一二是也孫氏志祖曰長楊

賦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具詳邱希範與陳伯之書非假僕一

二談也文法正同

注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姜氏臯曰嚴氏蔚春秋內傳古注

輯存隋書地理志河南郡陸渾有三塗山逸周書度邑解我

南望過于三塗左氏昭十七年傳晉將伐陸渾以有事於雒
與三塗請於周服虔以太行轅轅噏當之於南望不合恐
非

一人抑戰萬夫不得進 六臣本人作夫夫作人

注 既皆輕細 六臣本既皆作尤爲是也

注 爾雅曰繪之細者 胡公攷異曰爾當作小此引廣服文

不義而彊古人常有 六臣本人作今此下有李注左氏傳叔

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彊其敝必速十七字毛本脫

崇虎譏凶 六臣本虎作虐蓋避唐諱

注 尙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案此書序之文尙書下當有序字陳校克改伐

有此武功 六臣本功下有焉字蓋涉下句而誤

焉有星流景集威奪靈擊又若今者也 六臣本焉作未奪作奮也作焉胡公攷異曰奪但傳寫誤

雖有孫田墨鰲

注

鰲未詳

按鰲當卽孟子之滑釐墨子之禽

滑釐鰲漢書儒林傳作鰲而禽滑釐爲墨子弟子於備城備梯備水備穴等法能與墨子詳論之故與孫田並列

注

東觀兵於孟津

六臣本孟作盟是也尤本不知史記作盟

而改爲孟非

季梁猶在

六臣本梁作良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隨季良梁氏

玉繩曰梁良古通水經潁水注亦作季良也今戴氏震校正

水經注本仍作隨季梁大夫池梁氏所見當是別本

注

而西河善謳

西河當作河西本書琴賦嘯賦注並引作河

西此誤倒宋書樂志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

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

注而齊女善歌 六臣本女作右案依吳趨行注當作后

遊雖渙者學藻續之采 余曰述異記沮渙二水波文皆若五

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續水沮通雅

仰司馬楊王遺風 六臣本王下有之字

有子勝斐然之志 注告子勝仁 困學紀聞八云勝蓋告子之

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

注諸孫嵒嵒曰 二嵒皆當作崧見三國志邴原傳注

夫綠驥垂耳於林垌 六臣本綠作驥林垌作垌牧案李注引

爾雅注垌字引周禮注牧字與良注垌牧野外無異今本割

注中周禮有牧田五字入下節遂不可通六臣本通爲一節

固不誤也又按說文無驥字古書多用綠穆天子傳綠耳其

證也作綠不誤本書南都賦騶驥齊鑑恐彼有誤耳

及整蘭筋

六臣本及下有其字

顧盼千里

六臣本盼作眄胡公攷異曰作盼但傳寫誤

文選笺證卷第三十五

長樂梁章鉅撰

卷四十二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亦猶嫗媾之義 六臣本無亦字

注舉茂才 舉下當有權字各本皆脫

注心忿意危 五臣意作氣翰注可證

注故不屬本州也 尤本不誤作云

實爲佞人所搆會也 六臣本無也字

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六臣本無大字憤發作發憤

羞以牛後 注從或爲後非也 何校後改從陳同按依注當作

從向注作後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太史公記甯爲雞口無

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

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史記索隱及
羅願爾雅翼沈括筆談並從之惟何孟春餘冬序錄謂口後
韻叶古語自如此吳師道戰國策校注補引正義云雞口雖
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皆與古訓異恐不可從

孤之薄德

又

冀取其餘

六臣本之作以無取字

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漢之形

六臣本至作並無湖字案王氏

應麟地理通釋云集湖亦名焦湖在廬州合肥縣東南六十
四里本居巢縣地後陷爲湖今與巢縣廬江分湖爲界後漢
記作漢諸葛武侯曰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是也

非有深入攻戰之計 六臣本計下有也字

注見於未萌 注胡公攷異曰見下當有兆字各本皆脫

注智果見二君 今本戰國策智果作知過下同

注張兵迎信 陳校張改引各本皆誤

更無以威脅重敵人 又適以增驕 依注脅重二字當互乙六

臣本無以作似爲人下有之心二字驕當作憍

漢隗囂納王元之言 又願君少留意焉 又用復前好 六臣本

無漢字是也君上有仁字好下有者字

注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 何校西河改河西下同五下去

大字陳同各本皆誤

不忍加罪 又大仁之賊 六臣本不忍作忍不仁作人

不肯爲此也 六臣本無不字

更與從事 五臣與作以翰注可證

豫章距命 孫氏志祖曰劉繇距豫章不久卽病卒孫策西伐

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見吳志繇傳此書之作在孫策薨

後孫權據江東之時則餘死久矣距命云云恐涉虛飾以應詩人補袞之歎 六臣本以上有是字

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朝歌令 六臣本與下有梁字

^注質爲朝歌長 張氏雲璈曰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是令長以縣之大小爲分故長遷始同令也

^注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何曰漢朝歌屬河內郡建安十年始割以益魏郡然則注引漢書字殆誤姜氏皋曰後漢書魏郡注引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等縣以益魏郡然則云十年者亦誤

五月十八日 六臣本月下有二字毛本從之恐非
^注爾雅曰局近也 六臣本爾作小是也此廣詰文

吾聞有官守者 此節引去之也二字

彈碁間設 典論云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畧盡其巧案世說魏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

終以六博 五臣六博作博奕向注可證三國魏志王粲傳注亦作博奕

白日既匿 魏志注作曠日既沒

叅從無聲 五臣叅作賓向注可證魏志注亦作賓

斯樂難常 又方今糴糴紀時 又天氣和暖 又時駕而遊 魏志

注斯作茲時作辰天作風六臣本無駕字而下有遊字

與吳質書

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又痛可言耶 又行則連興 六臣

本返作反魏志注亦作反未作不痛下有何字連作同

忽然不自知樂也

又何圖數年之間

又

鮮能以名節自立

六

臣本無也字圖字能下有皆字

恬憺寡欲有箕山之志

六臣本憺作淡何曰裴松之引先賢

行狀稱幹清遠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

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與箕山之語合若文章志則幹嘗

出而仕矣且文帝言著中論二十餘篇而文章志言二十篇

皆不足信余曰魏志亦言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

文學與文章志合姜氏皋曰宋曾子固作中論序亦云魏志

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中論二十篇

者非全書也按幹之出處自以魏志爲準此云有箕山之志

者但言其不慕時榮耳非謂遂終於隱也至中論則晁公武

讀書志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尙有復三年制後二篇今二十

篇者非全書是也文章志但據世所傳本耳何說非

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又問者歷觀魏志注

無上之字其字者字六臣本亦無者字

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又仲宣續自善於詞賦續或爲

獨魏志注作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續作獨翰注亦作獨

注弱謂之體弱也何校上弱字上添氣字陳同

古人無以遠過又傷門人之莫逮魏志注句末並有也字

自一時之雋也五臣自作亦銑注可證魏志注同

恐吾與足下六臣本無恐字魏志注恐作然

注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宋書索虜傳引新序雜事篇引均無

也字焉作安

年行已長大又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六臣本至下有乃字

魏志注年行作行年亦有乃字夜作夕無志意二字

光武言年三十餘年在兵十歲 六臣本言上有有字年下有

已字魏志注作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

古人思炳燭夜遊 五臣炳作秉翰注可證魏志注亦作秉按

此引古詩秉燭爲注又云秉或作炳則正文應作秉可知

頗復有所述造不 六臣本不作否

與鍾大理書

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三國魏志鍾繇傳注作夫玉

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

編見玉書稱美玉 六臣本無美字

注王逸正部論曰 何校正改玉陳同按山海經郭注引此作

王子靈符應藝文類聚八十三引亦作正部論胡公攷異曰

隋志于儒家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則何陳所改非也

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 六臣本及魏志注並

無也字魏志注已作以比爲匹

求之曠年不遇厥真 魏志注求上有是以二字不作未

笑與拈會 魏志注會作俱

^注未敢作書 何曰此四字當是正文然魏志注亦無

^注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 何校宏改閱學下添掾字陳同

據魏志荀彧傳注也各皆有脫誤

時從容喻鄙旨 魏志注作轉言鄙旨

厚見周稱 ^注謂錄書也 魏志注載錄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

賜玦尙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事有

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

殷勤忠篤而餘待命是懷愧恥

捧匱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匱開爛然滿目魏志注捧匱跪發

作捧跪發匱無五內震駭繩窮匱開八字

注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

金氏姓曰篤書誦易書禮春秋詩與百家衆氏故有煥爛之

句此摘引未安本云煥爛兮其滿目也文亦小異

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魏志注蒙作矇覩作觀

敢不欽承魏志注止此

與楊德祖書

僕少小好爲文章三國魏志陳思王傳注引典畧作僕少好

詞賦何曰言少小者非謂自少篤好蓋言故吾非今吾也是

以篇末又引子雲壯夫不爲之語

德璉發跡於此魏魏志注此作大

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又今悉集諸國矣猶復不能飛軒絕

跡一舉千里魏志注玉下有也字悉作盡無復字軒作翰里

下有也字六臣本亦有也字五臣軒作鸞銑注可證

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

狗也又前書嘲之魏志注閑下無於字六臣本及魏志注並

無能字狗下有者字前下有爲字六臣本前下有有字

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五臣忘作妄翰注可證

案忘但傳寫誤耳魏志注能作敢無世字

世人之著述又有不善者六臣本及魏志注並無之字六臣

本無者字

注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我賊也道我惡者是我師也今

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諛
諛我者吾賊也文與此異

昔丁敬禮常作小文又僕自以才不過若人六臣本及魏志

注常並作嘗魏志注不下有能字

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耶魏志注謂僕二字作云字難下有乎字惡作麗六臣

本亦作麗案惡但傳寫誤耳何曰言吾自得潤飾之益後世
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耶今人多因相字誤會失本意矣
改定猶言改正按南史任昉傳王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
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語似本此

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注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魏志注無乃字辭作字今史記孔子世家無子游二字本

書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注引史記亦無子游二字疑此注因正文游夏而衍也

吾未之見也 六臣本校云未之善作之未誤也

乃可以論於淑媛 尤本於誤作其魏志注可證

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 又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

六臣本泉作淵其作於魏志注亦作於無能字

注說文曰訶大言也 今說文訶大言而怒也

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余曰魯連子引見史記魯仲連列傳索隱有徐刼

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

上不奮當作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

楚軍南陽趙伐高堂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

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當作而人惡之

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當補弟謂徐玟曰先生子二字

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可無息乎 各本息上皆有歎字按注引詩傳息止也則無歎

字爲是魏志注亦衍歎字

衆人所共樂 六臣本及魏志注並無共字

注墨子有非樂篇 按墨子非樂三篇今中下二篇佚

吾雖德薄又留金石之功又若吾志未果又則將來庶官之實

錄 六臣本及魏志注德薄並作薄德留並作流魏志注未作

不則作亦六臣本無則字

注其事該 陳校該改核各本皆誤

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 魏志注

無二於字非作此是也作非者或傳寫誤耳

豈今日之論乎 魏志注豈下有可以二字無之字
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 魏志注慙作忤

與吳季重書

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 鳳歎虎視 六臣本夫

作使簫笳作笳笳五臣歎作觀濟注可證

豈非吾子壯志哉 六臣本吾作君

注雲土夢作父 武氏億經讀攷異云此凡兩讀一讀以雲夢

土爲句作父爲句孔傳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即水去可爲

耕作畎畝之治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同一讀以雲土爲

句夢作父爲句蔡傳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父者夢

之地已可耕治也今讀從此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

太宗得古本尙書乃雲土夢作父詔改從古本考漢書地理

志江夏郡有雲杜杜與土通蓋以雲土爲義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鄉氏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父故縣取名焉是則班氏所見本亦作雲土古本信可據也

思欲抑六龍之首 六臣本無欲字

注出自陽谷 陽當作湯此所引天問文

良久無緣 六臣本久無作無由

可令慮事小吏 五臣吏作史翰注可證

夫文章之難 又和氏無貴矣 六臣本夫作言氏下有而字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微 六臣本知上有不

字又校云五臣無此三句胡公攷異曰詳篇末善注今本以

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云云是其本無此三句恐

是後來取善引植集此書別題云者而添之耳

值墨翟迴車之縣 六臣本作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

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五臣有上有日字良注可證六臣本而得者也作而自得也

且改轍易行 六臣本易作而

注趙告謂趙王曰 又不變俗而勸 今本以墨翟之好伎 何

校告改造勸改動之改不各本皆誤

注與季重之書相應矣 尤本應誤作映

若東阿王書

注而知衆山之邈也 六臣本邈池作剗施是也

自旋之初 向注自旋謂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

倚頓之富 六臣本富下有也字

狀虛檻於前殿 五臣虛作櫺銑注可證

愧無毛遂耀穎之才 六臣本耀作耀

注所無不有 何陳校所無改無所胡公攷異曰或衍所字

傾海爲酒 六臣本傾上有欲字毛本從之

實在所天 注君天也 向注所天謂所尊敬言志所尊敬在子

建按後漢書趙壹傳加於所天章懷注敬壹故謂爲所天

靈鼓動於座右 又耳嘈嘈於無聞 又作者之師也 六臣本右

作左下於作而也上有表字

注請皆賦詩以卒君貺 今左氏襄二十七年傳無詩字

注叔段賦蟋蟀 六臣本叔作卽是也

注爾雅曰面慙曰赧 六臣本爾作小是也此所引廣義文今

作慙與赧通尤本作赧非

何但小吏之有乎 五臣更作史翰注可證

固以久矣又不足以騁跡又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 六臣本固作因跡作巧無者字

與滿公炎書

是以奔騁御僕 六臣本御僕作僕御

陽畫喻於詹何 六臣本尤本畫作書按今本說苑政理篇作陽書或六臣本用今說苑改未必是也

揚倩說於范武注范武未詳 翰注范武古之善爲酒者此不

知所據林先生曰酤酒之宋人想卽范武謹按注引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一節今外儲說於此一節後復有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云云莊氏二字與范武字體相似或休璉所見本尙是范武至李注時已傳寫譌作莊氏故不引爲注也

注味薄而美 六臣本而下有不字是也

故使鮮魚出於潛淵 六臣本於作自

義渠哀激注其樂未聞 顧氏炎武曰漢武時張騫入西域得

摩訶兜勒二曲故應璩書卽有義渠哀激之語

注伯陽卽老子也 姜氏皋曰呂覽當染篇舜染於許由伯陽

高誘注伯陽蓋老子舜時師之者也重言篇詹何田子方老
耽高注又云老耽周史伯陽孔子師之或爲舜時或爲周時
高已不能定惟伯陽爲其字則一也梁氏玉繩曰隸釋老子
銘神仙傳抱朴子皆謂字伯陽而史記索隱謂名耳字聃今
作字伯陽非正也故疑史記字伯陽句爲後人竄入

良增邑邑 五臣邑邑作怛怛銑注可證

與侍郎曹長思書

注爲御史司空 何校史下添大夫大三字各本皆脫

幸有表生 良注表生璩友也按此別無證據

^注楚辛薳散疆 陳校宰上添太字各本皆脫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注煎沙爛石 六臣本爛作鑠是也

土龍矯首於元寺 余曰神農求雨書土龍致雨之法甲乙日
不雨命爲青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
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爲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
白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
昔夏禹之解陽盱 六臣本盱作盱

^注陽盱河蓋在秦地 姜氏皋曰此淮南子修務訓高注也墜

形訓素之陽紆^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圉呂氏春秋
有始覽秦之陽華高注又曰爲楊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

爾雅釋地秦有陽陝郭注今在扶風汧縣西三書紆華陝不同陽楊亦異然其爲秦蔽之名則一也惟周禮職方冀州其澤藪曰楊紆鄭康成注所在未詳漢地理志作揚紆師古注爾雅曰秦有楊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是小顏亦但知陽紆之在秦也此注盱亦當是紆字假音同用耳

今者雲重積而復散 六臣本重作旣

注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 上注引呂氏春秋及說苑均作七年而論衡感應篇云書傳言湯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作五年亦非誤也

注鄆其手

又

鄆音鄆

二磨字皆當作鄆按呂氏春秋順民篇

亦作鄆本書辨命論注引作磨則是磨字之誤呂氏春秋精通篇刃若新鄆研注鄆砥也但從邑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

乎磨室磨室猶楚辭招魂之砥室也三國蜀志卻正傳注引作攏其手論衡又作麗其手

莊莊曰莊下脫子字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君苗君胃陳曰唐人謂君苗無姓豈史失傳是書昆季粲然文選不可不業也

曠若發矇胡公攷異曰矇當作蒙善注中皆作蒙又所引如淳漢書注云云是其明證長楊賦作矇用字不同也

注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今說文却河南洛陽北芒山上邑按說文亡字當作芒水經穀水注北對芒阜卽此

涼過大夏五臣夏作厦翰注可證

注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今說文茨以茅葺蓋屋

扶寸肴修

五臣扶作膚銑注可證

發於寤寐

六臣本發上有每字無於字

注既而幡然改之曰 今孟子無之字

沈鈞縉於丹水

六臣本校云五臣鈞作鈞按銑注鈞縉並取

魚物則五臣並不作鈞明甚也

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

地當作下六臣本校云五臣地作下

今按李注引非以貪天下也爲注則李本亦作下明甚也

注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何校考史改

史考案本書演連珠注亦疑巢父許由爲一人然漢書古今

人表許由與巢父分見皇甫謐又各爲之傳譙說恐非

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

六臣本欲下有令字官師作師官濟

注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爲衆官之師教授鄉邑

注然後有官師小吏 各本並脫師字更並誤作文

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賢 尤本賢作資是也漢書蓋寬饒傳云上無許史之援下無金張之託

注何其盛也 尤本也誤作矣

注鄭朗曰 胡公攷異曰朗當作朋此引蕭望之傳文

劉杜二生 良注劉杜璩友人也按此亦別無證據

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 六臣本無故字書作言

璩白 六臣本白作報

卷四十三 與山巨源絕交書

注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 王氏

志堅古文淵編云此書舊題與山巨源絕交書叔夜簡傲其

言傷於峻則有之非有惡於山公也臨終謂子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此豈絕交者乎書題本出後人今去之張氏雲璈
曰篇中並無絕交二字去之良是野客叢書云叔夜有與呂
長悌絕交書見集中或因此絕交二字而誤歟今案王楙野
客叢書云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文選
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有與呂長悌絕交一
書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今其本具存王楙所言皆載第
二卷可證文選此題出於本集自來如此無誤明矣王氏之
說恐不足據張氏附會之益誤也

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注

虞顓晉書曰山嶽守潁川

又

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潁川

銑注山嶽爲潁川太守案

六臣本守作宇蓋嶽字潁川非爲太守各本並因銑注改字
爲守尤本並於後注添守字可笑也六臣本常作嘗

知是下故不知之 六臣本無故字

手薦鸞刀 五臣鸞作鑾濟注可證

而三登令尹 晉書嵇康傳登作爲按晉書載此文多刪節今

就其字句顯異者錄之餘不悉出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六臣本達下有人字非也

故堯舜之君世 晉書故下有知字君作居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韓詩外傳五朝廷

之人爲祿故人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

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晉書志作意注云一作先不上有亦字

注以成曹君子曰 何校重君字陳同各本皆脫

吾每讀尙子平 注英雄記曰尙子平 六臣本無吾字陳曰王

粲英雄記皆記漢末英雄事尙子平乃建武中隱士不應載

人當是誤也胡公攷異曰此疑英賢譜之文各本皆謬

注後漢書曰向子平 毛本向作尙誤也下注云尙向不同未

詳卽指英雄記作尙後漢書作向也後漢書向長字子平章
懷注云高士傳向字作尙其明證矣

少加孤露 晉書少加作加少是也此誤倒

任實之情轉篤 晉書實作逸

注飲無求辭 胡公攷異曰辭當作亂各本皆誤

疾之如讎 晉書如下有仇字吳氏騏曰此其與太學風氣相

去遠矣何得臨刑時有太學三千人上疏請以爲師乎

吾不如嗣宗之賢 又不識人情 大臣本吾作以案此恐有誤

晉書吾下有以字賢作資人作物何校賢改資陳同李注資
材量也不作賢與晉書合

不喜作書 尤本不上有又字恐衍

雖瞿然自責 五臣瞿作懼翰注可證

全其節也 又真相知者也 晉書節作長大臣本無者字

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 大臣本無上

必字校云五臣有又校云五臣者下有必字善無

各以得志爲樂 又此足下度內耳 又已嗜臭腐 大臣本得下

有其字此下有似字已作自以二字

不能堪其所不樂 大臣本不上有必字

若道盡塗窮 又况復多病 晉書窮作殫病作疾

注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 大臣本此上

有晉諸公譜曰康子劭八字紹作劭無十歲而孤兩語

時與親舊叙澗 大臣本及晉書並作時時與親舊叙離澗

可得言耳 六臣本得下有而字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翰注黃門閹人也何曰黃門不男者

癸辛雜志引佛書甚詳案佛書大般若經也何與翰異解恐不甚確似翰得之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 晉書怨作讐無於字

注常衣濕麕 胡公攷異曰濕當作糞此引楊朱文

注與芹子 今列子楊朱篇與芹子作芹萍子六臣本同

注苦於口躁於腹 今列子苦作齧躁作慘六臣本同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蓋聞見機而作 榮辱之所由興也 又更喪忠告之實 六臣

本機作幾興作生實下有也字

注無自辱焉 今論語無作毋按義疏本宋刻九經七經孟子

攷文及太平御覽各本引皆作無

今粗論事勢 晉書孫楚傳勢作要

生人陷茶炭之艱注茶與塗古字通用 五臣茶作塗濟注可

證晉書人作靈陷作懼艱作難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 晉書於作由皇作王

注春秋緯曰 此引元命苞文說詳王命論運命論注

注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今易繫辭之字下有聰明叡

知四字武字下有而字

注天祿乃始 乃下當有茲字本書弔魏武文引有

天下之壯觀也 晉書天下作帝者

公孫淵承籍父兄 晉書公上有昔字淵作氏避唐諱也

注逆於遼東 六臣本東作隨是也

馮陵險遠 各本此下有李注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

馮陵倣邑十六字惟毛本脫

講武盤桓 又乘桴滄流 晉書盤桓作遊盤流作海按五臣作

流濟注滄流海也

文疇貨賄 六臣本及晉書疇並作酬此或本作疇而誤疇

往來贍遺 何校贍改賂陳同據魏志也各本皆誤

自以爲控絃十萬奔走足用 晉書無爲字足用作之力

陵轢沙漠南而稱王也 晉書陵作輶六臣本王下無也字

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 胡公攷異曰三當作二大當作

太下脫尉字各本皆誤此引明帝紀文

桴鼓一震 晉書一震作暫鳴

獲非其醜 易離上九非作匪

自茲遂隆 晉書遂隆作以降 孫氏志祖曰晉書誤

想所具問 六臣本問下有也字

注大哉堯之爲君 今論語君下有也字三都賦序引亦無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 又播潛江表 又遂依邱陵 又迄于四紀

晉書主作祖州作楚播潛作潛播依邱作因山于作茲

注權實堅子 何校堅改暨各本皆誤

注尙書曰放勳欽明 此與今讀不同然本書魯靈光殿張注

及檄蜀文注引皆如此後漢書馮衍傳章懷注引亦同是唐

以前固皆以欽明斷句也

稜威奮伐采入其阻 晉書稜作凌五臣采作彌良注彌深也

小戰江介 晉書介作由注引魏志介亦當作由在鄧艾傳

而姜維見縛 六臣本而作則

注 勒維等令降於會 胡公攷異曰勒當作勅鍾會傳可證

列郡三十 晉書列作領余曰括地志魏少帝平蜀得二十郡

通典蜀全制巴蜀置梁益二州有郡二十二姜氏舉曰晉書地理志梁益寧三州列郡凡二十洪氏亮吉補三國疆域志以武都陰平二郡屬于蜀云武都郡漢置本隸梁州先屬魏漢建興七年地入蜀領縣五陰平郡漢末以廣漢屬國置漢建興七年地入蜀領縣二如是則爲二十二郡也

師不踰時

又

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

也 晉書師作兵韓并魏徙在號滅虜亡前無之驗二字師作

表無也字

蟬蛻內向

大臣本向作附

却指河山以自強大

晉書河山作山河以自作自以強大作

爲彊

虎臣武將 晉書作武臣猛將避唐諱改也

整治器械修造舟楫 晉書治作修避唐諱改也修作興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濟決河洛則百川通流 六臣本通流

作流通晉書無此四語

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 又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六臣本千

上有則字無日字晉書無白字盛上有殷字

注黃帝堯舜剗木爲舟剗木爲楫 今易繫辭剗木句上無黃

帝堯舜四字楫爲楫古周易訂詁云古本作楫

今日之謂也 六臣本校云善無也字晉書謂作師

然主上脊脊 晉書上作相是也何校上改相胡公攷異曰主

謂魏帝相爲晉主

未便電邁者

又

崇城自卑

晉書邁作發自作遂六臣本亦作

遂

故先開示大信

又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

又

祇承往告

晉

書無示字究下有也字識作勢告作錫

永爲藩輔豐報顯賞

晉書藩輔作魏藩報作功賞作報

若侮慢

晉書若下有猶字是也各本皆脫

指麾風從雍益二州

晉書風從作從風益作梁

爾乃皇興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曰旌旗流星遊龍曜路

晉

書皇作王師作戎檄作校流星作星流遊龍作龍遊

并檄或爲校

案作校亦通戰國中山策乃使五校大夫注五

校軍營也此言羽檄燭曰羽或謂羽林檄作校或虎賁校尉

之屬漢有八校是也將卒衆多故云燭曰

忽然一旦 六臣本然作焉

宗祀屠戮良以寒心 晉書屠作淪以作助

夫治膏育者 又決狐疑者 又必告逆耳之言 晉書作夫療膏

育之疾者決狐疑之慮者必作亦

注左氏傳曰一曰居膏之上 一曰居膏之下 此爲成十年傳

文今作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無下一曰二字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 晉書作如其猶豫迷而不返

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晉書困作死也作矣案

俞附史記扁鵲傳作俞跗漢書藝文志作俞拊王氏應麟漢

藝文志攷證引說苑上古之爲鑿者曰苗父中古之爲鑿者

曰俞柎則作柎惟抱朴子云附扁和緩同此作附

注鑿病不以湯液 陳校醫下添有俞附醫四字是也胡公攷

異曰此引以注正文各本皆脫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注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晉書文苑趙至傳云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並陳其志而本書思舊賦注引于寶晉書太祖徙呂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王氏志堅曰紹以父與安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趙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按此說非也嵇茂齊有答書載藝文類聚卷三十志堅移名之說乃誤襲翰注耳又翰此注最誤且謂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又父與康同誅云云不知紹爲康子晉書自有傳豈安子耶志堅改又父與康同誅康字爲安欲彌縫其失而不知其餘全爲舛錯也

梁生適越 顧氏炎武曰梁鴻適吳云適越者吳爲越所滅

注老子曰唯唯 陳校曰下添而字各本皆脫

離羣獨遊 又背榮宴 又涉沙漠 又鳴雞待旦 六臣本及晉書

遊並作逝鳴雞並作雞鳴晉書宴作讌涉作造

注陳琳武庫車賦曰 車字不當有尤本庫誤作軍

乘高遠眺則山川幽隔 又或乃爲飈狂厲 又踣蹶交錯 晉書

乘作登幽作攸飈作風踣蹶作徒倚

注毛詩曰鶴鳴九皋 此節引去于字

進無所依 又牙淺絃急 又常恐風波潛駭 晉書依作由牙上

有而字常作每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 注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

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晉書無按轡而歎息五字陳曰據注則

此五字衍張氏雲璈曰息字正與上數韻叶似非衍文

帶華藕於修陵

又

奏節舞於龔俗

晉書帶作漿注云一作帶

六臣本舞作武晉書亦作武

注

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

今易繫辭無作无人作民

則有前言之艱

晉書艱作難

則身疲於遠征

又

則情劬於夕惕

晉書兩於字並作而

注

周易曰夕惕若厲

武氏億曰近讀易者夕惕若一讀厲一

讀无咎一讀或讀若字應絕句如豐發若巽紛若節嗟若離

沱若者是厲字不厲上宜另爲句然說文作夕惕若夤又惕

字引易曰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間訓風俗通義過譽漢書王

莽傳後漢書謝夷吾傳注並云易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

乾乾至于夕猶休惕戒慎若危懼也書罔命正義引亦同蓋

漢唐舊讀如此餘互詳思元賦夕惕若厲以省誓句下

則淹寂而無聞 晉書淹作掩

然後乃知步驟之士 又若迺顧景中原 又激情風烈 晉書無

乃字又無若迺二字烈作厲

龍睇大野 虎嘯六合 晉書睇作嘯虎嘯作獸睇避唐諱改

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 五臣維作廓銑注廓空也晉書

無亦字六臣本吾下有人字

翹翹摧屈 五臣翹作六濟注可證晉書亦作六

誰能不憤悵者哉 晉書誰作孰

布葉華屋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陰棲鳳之林 晉書布

作聯淵作渚避唐諱改棲作游六臣本亦作游

榮耀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 又弄姿唯房之裏 晉

書儔作疇陳曰此等語與叔夜不倫豈有友善如仲悌而故作此語乎案此非吕安與嵇康說詳前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 晉書吾下有曹字無者字永離隔矣 又臨書悵然 晉書永作遠又作臨紙意結

與陳伯之書

何之元梁典云 隋書經籍志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

何之元撰

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 余曰梁書陳伯之傳天監四

年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邱遲私與伯之書

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南史陳伯之傳濟陰睢陵人

棄燕雀之小志 余曰梁書陳伯之幼有膂力年十三好著獼

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穀輒偷刈之及年長在鍾離數爲

劫盜嘗投而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耳

遭遇明主 梁書陳伯之傳遇作逢

開國稱孤 梁書稱孤作承家余曰南史梁起兵伯之與衆軍

俱下建康城平封豐城縣公

注班固涿邪山祝文曰又征人伐鼓 余校刪涿字恐非征改

鉦是也涿邪山見後漢書竇憲傳及本書封燕然山銘

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林先生曰伯之本齊臣子雖

屈降恐梁武不能相容故奔元魏梁武待其家屬如故則以

身異叛臣也書中以不能內自審已外受流言明其細故可

畧來歸無害也

注沈迷領簿書 陳校領簿二字上下互乙各本皆倒

聖朝赦罪責功 又推赤心於天下 注蕭王推赤心 梁書責作

論推作收毛本蕭設作漢

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又張繡刪刃於變于六臣本

句首有此字不作非梁書無此字不亦作非刺作傳

注謝承後漢書曰六臣本承作沈按姚氏之駟後漢書補逸

二謝書中此條均未收載無從辨其是沈是承也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六臣本此下有李注周易曰不遠復無

祇悔九字是也

亦何可言又佩紫懷黃梁書亦作述又作懷黃佩紫

注建節東出關尤本東誤作敕

驅馳擅裘之長梁書作驅馳異域

不育異類六臣本句末有也字

注改稱魏王毛本脫魏王二字

注故敷陟配天 陳校陟上添禮字各本皆脫

注屠各取豪貴 又羌胡名大師為僧 陳校取改最師當作帥

注袁崧後漢書 崧當作山松案姚氏之駟驂表山松書此則

亦採入

羣鳥亂飛 鴛卽鶯字毛氏奇齡續詩傳鳥名云鴛字從二目

一八二目者離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喙鶯字從二火離為目目本離火洪範伏傳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鶯首之戴兩

火卽鴛之戴兩目也

注袁宏漢獻帝春秋 何校宏改隍陳同隋經籍志云十卷袁

隍撰可證各本皆誤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 汪氏師韓曰史記楚聞廉頗在魏陰使

人迎之廉頗一為趙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此一段正此文

所用而注乃引彼失此踈矣

^注望西河泣數下 毛本脫河字

想早勵良規 梁書規作圖梁書至下句自求多福止

夜郎滇池解辨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五臣滇作顛良注

可證林先生曰梁有職貢圖及此書皆夸詞非實事也

^注使將軍莊縞 陳校縞改躄下同各本皆誤

^注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蹶角叩頭以

額角犀厥地也 按此引厥角以注蹶角尙當有蹶厥義通之

訓今本孟子注作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無叩頭

之文臧氏琳曰趙注以叩頭釋經之稽首此必淺人以其近

俗而私改幸選注所引足考也王元長山水詩序屈膝厥角

^注引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厥角下亦有叩頭

二字振字與此厥字不同以振釋厥當彼是也

注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 本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陸佐公石闕銘注引均同今孟子武王句與下不相連屬百姓句當作非敵百姓也

重答劉秣陵治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 余曰梁書劉峻傳峻著辨命論成中山劉洸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張氏雲璈曰此答死者書也惟書中止言得書之由而不言所答之事何氏以此爲答書之序蓋昭明節采以存故實耳梁氏玉繩曰今其書載張天如所刻劉孝標集中恐爲僞託

值余有天倫之戚 余曰孝標自序余禍同伯道永無血允何曰當是其兄孝慶云亡又曰孝標本名法武在魏不能自存

與母兄皆爲僧尼後反服南奔

注芳至今猶未沫 芳當作芬各本皆誤

而宿草將列 六臣本無而字

注遇一哀而出涕曰 今禮記遇下有於字涕下無曰字

雖隙駟不留 注引墨子然禮記三年問若駟之過隙更在前

注必使吾君知之 毛本使誤作死

注思王歸國京師 陳曰思字當在國字下是也